

海外文化之旅书系

樱花瓣

交大才女在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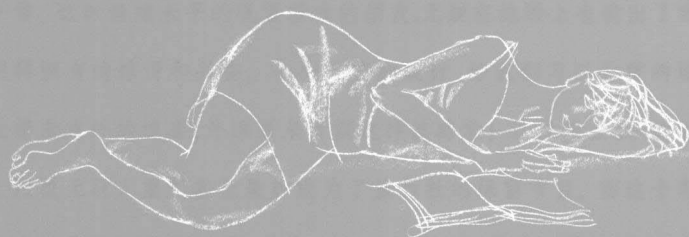
蔡葵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交
大
才
女
在
东
京

樱花瓣

蔡葵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花瓣：交大才女在东京/蔡葵著. —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313-05246-9

I. 樱… II. 蔡…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9384 号

樱 花 瓣

交大才女在东京

蔡 葵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49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50

ISBN978-7-313-05246-9/I·024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几年前的某个晚上,我送一个女孩经由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回家。那时高架刚完工不久,车子不是很多,所以可以开得飞快。在接近外滩准备拐弯下行的刹那,我和朋友无意间抬头看了一眼陆家嘴,却意外发现此时车子仿佛正要驶入这灿若星河的夜色江中,我俩不由得惊讶地叫了起来,但俄而当车子转头,驶入常规的外滩大道时,一切又归于平常。这时情绪未平的我望着我的朋友,无疑在她脸上也读出了我应当同样拥有的惊讶和兴奋。一个无奈的设计,给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体验带来意外的惊喜,外滩原来可以这样被感觉!这段黄金8秒的体验在上海被无数人重复甚至最后成为了旅行社的保留节目,而这个弯道后来也被称为亚洲第一弯。可是,2008年春节后,使用了不到10年,它由于外滩地下通道工程施工的理由拆除了。结果,我们再没机会以一种

动态的方式去体验外滩的惊喜了。一如既往,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
城市记忆在高速发展中,被以建设“更好未来”的借口又一次堂皇地
抹除了,就像我们曾经有过的外滩情人墙、华亭路、石库门、法租界的街
道那样。我们总担心太落后,总是督促自己不断向前奔,结果既不关心
身边的人和事,更不用说身背后的人和事了。事实上,现在的问题是太
快了,最后我们变得只知道忙,并在为快而快之中不知不觉地丢失了多
少可供追忆的年华啊。

蔡葵的文章在早春的一个灿烂的午后触动了我已经有些麻木的
生活状态。与我对蔡葵第一印象大相径庭的是,她冷艳的外表下居然
藏着一颗细腻热忱的心。我们平时忽略的人和事由于她体察入微的描
写而让人顿觉沉重的生活竟可以如此轻松愉悦。我通过蔡葵不矫情不
做作的文字看到她的生活,也通过她的生活看到与我们相关世界的其
他侧面。我们总试图用和我们直接联系和认识的世界来拼凑出世界的
真实原貌,不过总是失败。所以看看和其他人相联系和认识的世界,没
有坏处。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不能独自深植在个别人的脑海深处,需
要通过把许多人的个体记忆来相互依联、比对和指证而存活。所以每
当我们开始怀疑记忆的可靠程度时,总有蔡葵这样的有心人用春风般
的文字或讲述吹开蒙在记忆上的浮尘,让生活得以又一次鲜明生动起
来。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她关于三岛由纪夫的文章。王蒙说中国出不

了伟大的文学家是因为没有人敢于自杀。莫言也认为三岛由纪夫用自杀把自己变成神。蔡葵则用简单明晰的文字阐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是人，很真实。伟大与否与死的方式无关。我从来不认为能写一点慵懒文字，发几段莫明情感的人有才，而这篇关于三岛由纪夫的文章则证明了我的一个判断，蔡葵更是才女。

那天我陪朋友参观九间堂，意外看见庭院，围墙边的桃花三两一丛新鲜怒放。虽然寒意未褪，但春风毕竟已入上海。虽然没有樱花，但春意毕竟一样啊。

俞 挺

2008,清明,刀鱼和新茶,上海

目 录

生活休闲篇

滨冈家的麻雀(上)	2	家务琐事	63
滨冈家的麻雀(下)	11	绫子夫妇	71
宠物记	23	樱花瓣	80
睡意袭来	30	榻榻米情结	91
移民的生计	39	东京的乌鸦	102
闲话空姐	51	乌鸦的爱情故事	109
抉择的快意	56	叹为观止乌鸦纪实录	117

文化艺术篇

拆字解神	130
过来女人	138
真正的奢侈	148
设计师的命运	160
自由职业	169
同志电影	179
三岛由纪夫之死	191

生活休闲篇





滨冈家的麻雀 (上)

每次他进了洗手间，啾啾就一直蹲在门把儿上，目不旁视地专心等他出来。楼上楼下的洗手间它都飞进去瞧过，可是为什么一有人进去了，它就必须待在外面呢？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样的事儿不能让它知道呢？它很不甘心。

都说日本人腿短个儿矮，滨冈部长却人高马大，声音低沉浑厚，体格魁梧健壮。偶尔被重感冒撂倒发高烧去医院吊水降温，别人一瓶就够了，他必须足足吊完两瓶，医生才放他回去。物质基础决定精神状态不仅是社会发展规律，于个人而言也是不变的真理。滨冈部长的性格亦如其人，有大男子汉的气魄，公司上下平时与他接触不多的人都惧他三分，其中最怕他的是最被他瞧不起的顶头上司盐泽。

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被安排在和滨冈部长紧挨着成直角的空位上。明知这是大家都不喜欢才空出来的位置，也只好低眉顺眼地熬过了最初的一段日子。

稍许习惯了一点，我发现滨冈部长其实很爱聊天。有一天从客户那里回来的途中，他跟我聊起了家里养了整整 11 年的小麻雀。从此，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我那个不大却分类极其明确的人际圈里，他被光荣地归入了朋友类。工作方面的合作关系亦甚为融洽，只要我把事情利索地做好，他从来不插手或过问中间的细节，工作清闲的时候，我经常写一些消遣的小文章，他也睁一眼闭一眼。由于近水楼台，办公室里总是我最先得知麻雀的最新趣闻、照片及录像。年末还被邀去他家做客，陪他太太聊天、与麻雀合影。

话说十年前滨冈刚上 40 岁便晋升了部长，对于一个中型企业来讲算是破格提拔的。这一年家中正好继承了位于新宿黄金地段的 150 坪地产（1 坪约 3.3 平方米），盖了复式楼房。两个儿子健康活泼，小儿子刚进小学，贤惠的太太专事家务，并打理着一栋祖传的公寓房产。滨冈部长可谓事业生活事事顺心，过着日本工薪阶层男人的最理想的生活。

一天清早，滨冈部长同往常一样出门上班。若是像我这样的近视眼，也许他就错过了滨冈家最大的快乐。可是他的眼睛多好，匆忙之中还是瞥见了一只落在地上尚未睁开眼睛的麻雀小雏，于是他停下脚步，弯腰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捧回家，跟公司挂了个电话，特地请出一天的假来伺候这只小雏。滨冈部长将小雏一直耐心地捧在手心里，直到它睁开眼睛，虚弱地“叽”地叫了一声。他再三强调于麻雀而言，头一回睁眼至关重要。这只麻雀生来看见的第一张面孔是人而不是自己的同类，所以它从未怀疑过自己不是人，也从未设想过自己其实是只麻雀，当然滨冈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它的爸爸。

野生麻雀很难养活。进小学之前我曾在上海宝山的外婆家寄养过一段日子，外婆家的后院有一大片竹林，一条小河绕着竹林蜿蜒而过。那段日子里我天天跟着表兄妹们在竹林里玩耍，江南的竹子清秀而有灵气，不是那种傻乎乎地只知道猛长个儿的粗壮的毛竹。竹林里总有麻雀窝，表哥踮着凳子支根竹竿就能弄下雀窝来。我年纪太小，只能跟在后面凑热闹，偶尔分到一只剩下的麻雀蛋都会开心得要死。印象中表哥不止一次地养过小麻雀，每次都像我的那些装在玻璃瓶里的萤火虫一样，一定过不了几天就死掉。所以，滨冈部长的“第一眼”论我坚信不疑。

这只麻雀成了全家的宝贝，取了个名字叫“啾啾”。由于啾啾坚信自己是人，所以没有设笼子，将人关进笼子里养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合常情吧。它每天楼上楼下，从这个房间窜到那个房间，自由地飞翔，自由地甩小屎粒儿，任凭窗户大敞也从来不飞出去。夏天全家动身去



11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早上，匆匆忙忙赶去上班的滨冈部长从家门口的电线杆下捡来尚未睁眼的啾啾，从此它就在灰色的大房子里安居了下来。

轻井泽的别墅避暑，一定会将啾啾也放进车里带上。鸟粪是养鸟的人最头疼的事情，鸟类为了飞翔必须随时减轻体重，体内没有暂存空间，更不可能像狗那样为了出去圈地盘，将一天的尿都憋得牢牢的绝对不浪费一滴在自家里。滨冈的家人都很耐心，家中处处伸手就可以拿到纸巾，随时清理啾啾的小屎粒儿。十年中，也曾有好几回，外面的野麻雀绕着窗口飞来飞去妄想勾引它，啾啾从不曾正眼瞧过它们。

日本男人们在家的时间很少，男人没事老窝在家里多没出息。滨冈部长也一样，无论工作忙还是不忙，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周末还要被这里那里叫去打高尔夫球，依然是个大忙人。在家的時候，他除了偶尔下厨做两个菜，通常总是拿着报纸正对电视机坐着，除了去洗手间，连位置都不会挪一下。他下厨完全出于爱好，还经常很得意地说，女人家天天在家烧菜也做不好，主要是因为女人们即便有钱也爱算计小账，买的材料都不够高级，哪像他做菜先从买菜开始，尽买最高级的食材，膏脂分布均匀如霜、入口即化的松阪黑毛和牛肉，肥而不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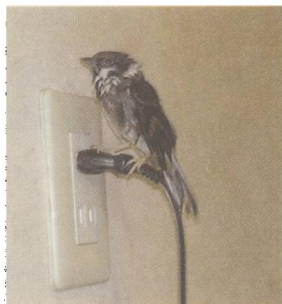
鹿儿岛黑猪肉,鲜美甘淳的北海道厚岸的牡蛎,总之,认准产地,尽挑贵的买。他还说两个儿子都喜欢爸爸做的菜。每次我去他家做客,他总是系上围裙亲自掌厨,太太连手都插不上,乐得在起居间里一边跟我拉家常一边逗着啾啾玩。他的厨艺确实不赖。

于啾啾而言,手拿报纸正对电视而坐的滨冈就像一棵纹丝不动的大树,可以由着它的性子玩,所以,尽管滨冈待在家里的时间最少,啾啾却跟他最最要好。他每天醉醺醺地回家,一进门脱下外套,啾啾便嗖地飞来钻进衬衫胸前的衣袋里撒着娇跟他一起进起居间。啾啾最喜欢家里人将它轻轻地捏在温暖舒适的手心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在外面。滨冈就这么一直对着电视坐着,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握着啾啾,十年如一日。中途若要起身去洗手间,总要征得麻雀的同意才将它轻轻地放下,据说有时候要商量个十来分钟。每次他进了洗手间,啾啾就一直蹲在门把儿上,目不旁视地专心等他出来。太太天天在家,啾啾爱落在太太的肩头上任她由这个房间带到那个房间,有翅也不飞,会享受得很。可是女人家,家事繁忙,哪可能回回都由着啾啾的性子来呢,尽管有点不甘心,太太还是承认虽然她跟啾啾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啾啾却跟滨冈最亲。据说啾啾最好奇的就是洗手间,它认为这些年来自己足不出户,家中每个房间的每一件事没有它不知道的,它才是家里真正的主人。楼上楼下的洗手间它都飞进去瞧过,可是为什么一有人进去了,它就必须待在外面呢?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样的事儿不能让它知道呢?它很不甘心。

滨冈家家庭成员的汇聚中心是起居间里的那张挨着墙角放置的方



滨冈爸爸在厨房里献厨艺的时候，太太一边逗着啾啾一边陪客人拉家常。



洗完澡湿嗒嗒地还滴着水的啾啾照样落在电插头专座上。

形大餐桌，桌子的四边各设一只宽敞的长椅，每个长椅上面放着两个厚厚的坐垫，可以伸开腿脚坐得很舒服。晚上大家聚在这里吃饭喝茶看电视，聊聊一天里的见闻心得，这是在家忙碌了一整天的太太和闲了一整天的啾啾最开心的时刻。虽然晚归的滨冈饭桌上经常缺席，但是他在厅里看电视时总是坐在这里的。紧挨餐桌的一面墙上，在与人脸同高的位置刚好有一个电插头，大家围着餐桌而坐的时候，啾啾就蹲在这个不足两厘米见方的专座上，它可不愿意落在桌子上一直仰着脖子听大伙儿聊天。作为家庭成员之一，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拥有平等的地位。真不愧是一只日本麻雀，它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在盘子里戏水洗澡，洗完澡，湿漉漉地还在滴着水的啾啾照样落在电插头专座上，真叫人担心插头会不会漏电。

啾啾这么喜欢凑热闹，晚餐当然是要跟大家一起在餐桌上吃的。起居间的正当中有一个碗状的大吊灯，从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啾啾

对房间里的一切可以一目了然。它要么落在吊灯的边缘等着开饭，要么蹲在太太的肩头上，跟她一起进进出出厨房准备饭桌。吃饭时它极守规矩，从不自说自话地跳上盘子啄食。尽管它无论什么都很想尝一下，可惜它的饭量实在太小。日本人经常用“麻雀的泪滴”来形容微不足道，这话经常被我活用为“啾啾的晚餐，我的薪水”。它先观察一遍所有的盘子，蹦到想吃的菜前面停下，抬起头斜着瞧一眼大家，便会有谁用筷子挑上一点放在盘子的边缘上，然后它就对着那一小撮菜啄一小口，再一路蹦到别的盘子里去。有时家人也会将它喜爱的菜挑出来单独放在一个极小的小碟子里，让它在餐桌上像模像样地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些当然都要依当天啾啾本人的愿望而定。站在啾啾的角度想象一下，那就好比三四个巨人围着篮球场一样大的餐桌吃饭，你绕着一盘盘相当于四张乒乓桌大小的菜盘一路跑过去，随便丢给你一粒小豌豆，都比富士苹果还要大，撑死也吃不了一丁点吧。

日本人家的饭桌跟中国的不太一样，每样菜的量不多，但种类很多，讲究的是营养的全面和平衡。太太替啾啾统计过，它一天下来居然要吃 20 来种食材，跟人一样。我实在想不出天底下还有比人更杂食的动物。据说啾啾最爱吃的是金枪鱼刺身，其次是鸡肉和煎鸡蛋。用来做刺身的成年金枪鱼体重通常在一百千克左右，这是一只吃“大象”的麻雀！

家中也备有从宠物店里买回来的鸟食，只有在担心它营养不全的时候才偶尔让它吃一点。一只十多年来不曾吃过一条毛毛虫的麻雀怎能叫人不担心呢？但是专门的鸟食只能偶尔为之，要是连续两天喂鸟

食，啾啾会不高兴的。据说啾啾生气的时候还会骂人呢。有趣的是，啾啾会很照顾自己，种类多但是饭量很有节制，从不像人那样胡吃乱吃。滨冈自去年起有点痛风的倾向，而且自从戒掉抽了 20 多年的烟以来，体重一下子增加不少，一直对饮食很当心。叙叙苑是一家很有名的烤肉店，同事们一起去那里吃烤肉，由滨冈买单，账记在公司的头上。尽管大家都开心地放开了吃，他只尝几口烤肉，拌黄瓜却要了两份，还连夸叙叙苑好，拌的黄瓜就是不一样。大家夸他有节制，滨冈还很谦虚，嗯，啾啾才叫有节制呢，真得好好学学。

滨冈确实是个意志很坚定的人，以前他带我去客户那里谈完事情出来以后，总让我在边上等着，自己先迫不及待地抽上一口再说。东京站有 30 多条铁路线，每天发送四千多次班车，是全日本最大的车站。在它庞大的地下空间里却只有一个吸烟场所。也许是为了方便烟民们寻找，也许是因为车站的工作人员被问得实在不耐烦了，那个吸烟区是四面玻璃的，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好几十人站在里面闷头抽烟，里面弥漫着蓝黑色的空气。有一次，我和滨冈一起经过它的旁边，他又忍不住了，将我晾在一边，自己跑去猛抽了一根，出来的时候，如释重负般地神态轻松。

大约两年前，滨冈去上海出差时感冒重得连烟都抽不动了，停了几天后居然奇迹般地彻底戒了烟。虽然表面上他装得很轻松，但是我很清楚开头两个月他其实是很难受的。那段时期，滨冈每天要嚼掉至少两支口香糖，一直残留在嘴巴里的橡胶味使他一整天都没有胃口。有时他还会叫我去便利店替他跑一趟腿，并指定要粉红包装的草莓口味。

我从来不屑于那种高中女生才嚼的草莓味口香糖，一般都买绿色包装的淡薄荷味。滨冈身上有时会有一些我怎么也看不懂的地方。这个高大的中年男人，一向声音低沉，可是一唱卡拉 OK，尽点邓丽君的歌，甚至还会用中文唱“甜蜜蜜”。他瞧着屏幕下方的假名标注发音，虽然音发得不准，但是大家一致公认他的歌声非常“甜美”。这些年来说他来中国上百回是毫不夸张的。可是他只会几个关键词：你好（所有的日本人都会），好吃（一半以上的日本人会），没关系（中国人总是这样安慰他），发票（那是命根子，回来要报销的），漂亮小姐（他的嘴巴一向很甜）。还会一个词可惜现在不用了，那就是“烟灰缸”。对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词——“小董”，没有上海事务所的万能小董，滨冈在中国的事业寸步难行。小董与我年纪相仿，具备优秀上海人的所有优秀品质，精明能干且忠厚诚恳。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水利专业，大学五年念下来，既不爱北京也不爱水利，毕业后就回上海进了日本商社。小董跟我一样，被这个养麻雀的滨冈调教得完全没有离开这家公司的念头。

滨冈一直引以为豪的是他戒完烟后真的再也没抽过一根。他说新干线的吸烟车厢呀，公共场所的吸烟角落的气味真的很臭，话语中带着对太太这么些年来一直忍受着烟臭的歉意，还说啾啾一直呆在他身边，大概也被动地吸了不少。直到有一天，明治产业的刘先生说他戒烟戒到了想抽的时候就抽上一根，太太说不能抽马上就掐掉的自由自在的最高境界。刘先生还很得意地补上一句，滨冈要是现在叫你抽上一根，大概从今以后就停不下来了？滨冈自认不如，从此再也不提他的戒烟记录。